



永不磨灭的记忆

长征路上,红军书写、雕刻各种标语无数。

1932年、1935年和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红七十四师战略转移,先后途经宝鸡地区的凤县、太白县、眉县、宝鸡县(现陈仓区),他们书写标语,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播撒革命种子。

6月10日,记者来到位于秦岭深处的太白县黄柏塬镇皂角湾村,看见村党支部书记李云安家中的一面土墙上,至今仍留着一条当年红军路过此地时书写的标语:“春荒到财东富豪家里去分粮食吃!”

“当年红二十五军翻山越岭,经过我们皂角湾村时,带领贫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他们留下的标语就是证据。”李云安说。在他的介绍下,红二十五军长征过境皂角湾村的情景仿若再现。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遵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向鄂豫陕边实行战略转移。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80名指战员,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率领下,冲破人数2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从河南罗山县铁铺乡何家冲村出发,经过20余天的艰苦转战,从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入陕,计划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3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在洋县华阳镇击溃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二旅后北上,过石板沟进入二郎坝、皂角湾等地。当时正是春荒时节,许多人家揭不开锅。为解决群众困难,红二十五军打开土豪许云开和保长朱万德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副军长徐海东住在皂角湾农民向安根家里,用向家的粮食做了一顿饭,付了四五十个铜板,临走时看到向安根衣衫单薄,就送给他一件衣服。红军战士用胡成风家的粮食做了一顿饭,主人不在,便把8枚银圆放在他家的香炉里,并在墙壁上贴了张字条:“胡成风老先生,给你的银圆请查收。”军政治部在皂角湾的祠堂土墙上刷写了“春荒到财东富豪家里去分粮食吃!”的标语。随后,部队向南行至城固县小河口,发现国民党部队防守严密,遂返回皂角湾、二郎坝,向南再次进入华阳,在陕南开展武装斗争。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经户县(现鄠邑区)、周至,沿秦岭向西挺进,沿途刷写了“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队伍,是打富济贫的队伍”等标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宗旨。国民党军队侦察得知红二十五军在秦岭山区活动,立即派兵展开围追堵截。为摆脱追兵,红二十五军兵分两路向西挺进,在皂角湾会合。

7月31日,红军到达陕甘咽喉重镇——凤县双石铺,并全歼尾追而来的胡宗南别动队的4个连。听闻胡宗南部主

力全部西调,红二十五军当即决定西出甘肃,牵制胡宗南部主力,掩护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8月2日,红二十五军北上,经甘肃两当、天水,过秦安、静宁,出击宁夏西吉,翻越六盘山。经过多日转战,红二十五军于9月15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成为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队伍。毛泽东称赞红二十五军的北上长征为中央红军当了向导,“为革命立了大功”。

86年前,红二十五军在皂角湾留下“春荒到财东富豪家里去分粮食吃!”的标语。这条红军标语为何能留存至今?一切要从李云安的爷爷李定慈说起。

1935年3月,红二十五军从洋县华阳镇北上到太白县黄柏塬镇的二郎坝、皂角湾等地,李云安的爷爷、湖北籍战士李定慈就在这支红军队伍中。

“爷爷给我讲过,部队到达皂角湾后向南行至城固时发生了战斗,他受了重伤,就按照上级安排,留在城固的一个村子里休养。”李云安说,养伤期间,李定慈总是担心部队走得太远,自己跟不上,伤口还未痊愈,他就迫不及待地启程追赶。走了四五十公里,李定慈腿伤复发,此时他正好到达皂角湾,看见了土墙上红军留下的标语。

李定慈想,既然跟不上部队了,总得做些什么。于是,他决定留在皂角湾,守护好这条红军标语。他赶走了想要重新翻修祠堂的财主,劝走了前来捣乱的孩子,放弃了跟弟弟李定秀去福建定居的机会……这一守就是39年。

1974年,久病卧床的李定慈把家人召集起来,指着墙上的标语说:“因为有了红军,我们穷苦人家才有了饭吃,以后你们要和我一样守护好这条红军标语。”之后,李定慈去世,李云安的父亲李明富接过了守护红军标语的担子。

1980年的一天,倾盆大雨,眼看着这条留在土墙上的红军标语将被损毁,李明富先是扛来木头把土墙支稳,然后找来油毡、塑料布把红军标语盖住,最后又把自己身上的蓑衣脱下来盖到墙头上。所有的事情干完后,他站在雨中默默看着红军标语,全然不顾自己被雨淋湿……这件事后,李明富病了好几天。

2008年,李明富去世,李云安接过了守护红军标语的重任。他多次找到太白县文化馆的同志,咨询是否有更好的保护办法。在太白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县文化馆给这面红军标语土墙装上了有机玻璃罩。如今,这里已成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黄柏塬镇投资30多万元,将红军标语附近的4间老房子改造成红军标语纪念馆的展厅,全面介绍红二十五军的历史。“新展馆建成以后,内容更加丰富,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李云安说,他自告奋勇当起了义务讲解员,“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红军标语背后的故事。”来源:陕西日报

新中国第一本《工人诗选》

虽然不知手上这本《工人诗选》何时何地淘得,可以肯定的是,当初见到这个书名便心头一喜:我就是从工人开始写工业诗的呀!

《工人诗选》为“通俗文艺丛书”一种,闻秋编,群育出版社刊行,地址为上海威海卫路503弄39号,1949年12月出版,初版印数三千册,是新中国第一本工人诗选。此书有《写在前面》作为序言,编者通俗明白地说明了这本书的出版想法,文不长,照录如下:

“这里收集的工友同志们的诗歌,大部分是解放后江南城市工友同志们的初期创作。工友们学习文化,习作文艺作品,大部分都是从诗歌下手的多。同样,许多通俗报纸、杂志,和工人报纸、杂志收的来稿当中,一般规律也是写诗歌的占第一位。就因为这个缘故,这本《工人诗选》,就想对工农兵同志们有下面两个帮助:第一,想从这些诗选中,使工农兵同志们自己感到,我们自己是能够写出好诗来的!这里的诗歌,都是我们工人弟兄写的,并且一大部分是文化很低、初学文化的工人弟兄写的。这样,就使我们有了信心,别人能写的,我也就能写,只要有决心,肯努力就行。第二,想从这些诗歌中,使工农兵同志们有个学习的榜样。这些诗歌绝大部分的优点,是写自己的工作、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事,写的非常具体,不发空议论,不写空口号,并且还有许多写的很生动、很形象,用自己的口语,念起来、唱起来又好听又顺口。使我们初学习作的工农兵同志看了,就好照这个样子去写,那也就会写出好作品来的。”

诗选分六类,有庆祝解放类、劳动生产类、诉苦类、慰劳解放军类、工会工作类、时事类,共选诗53首,劳动生产类占了一半多,达30首。每首诗不但有作者姓名,还有作者的工作单位,如第一首《八仙桥站头》,作者是“法电电车卖票员阿根”,第一段他写道:“八仙桥,真热闹,电车来往当当叫;乘客多,生意好,一日到夜忙得不得了。”第二首诗《打倒反动派解放上海》,作者是“三轮车夫吕林生”,他开头就写:“一更进儿里,明月照上海,解放军真勇敢,开到前方来,替人民来报仇,打倒反动派。”写劳动生产的诗更有生活气息,如“同丰印染二厂李达”所写《织布歌》:“一只梭子两头尖,纤子纱管插中间。拉纱快得像射箭,织出白布送前线”。这就是工人写的诗,朴实无华,朗朗上口,如同过去的歌谣,有着民歌的风味。

此书编者闻秋即文秋,原名王文秋(1918—1993),江苏江阴人,1938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后到延安鲁艺美术系求学,1948年任《延安画报》编辑。她与作家柯蓝第一次见面,“她那高挑秀美的身材,她那女性温柔的曲线,她开朗的言谈微笑”,使柯蓝“仿佛触了电一般,心一下抓走了”。她很快与柯蓝结合成婚,一起随军南下进入上海,柯蓝到市总工会任《劳动报》总编辑,王文秋在总工会任文教副科长,后任市文化局艺术处工人文艺室副主任,期间她编辑了这本诗选。后调任新美术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

此书的发行人为王希槐,江苏江阴人,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新华印刷厂任厂长,后兼群育出版社经理,该社出版的“通俗文艺丛书”共有三种,除《工人诗选》,还有柯蓝著《咱们的老高》,柯蓝编《民间故事选集》。柯蓝是湖南人,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在上海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散文诗集《早霞短笛》。因为这是一家以美术书籍为主的出版社,它还出版了华山编文、彦涵木刻的《狼牙山五壮士》,连环画《解放海南岛》《金日成将军》等,1952年它与另外八家私营连环画出版社合并为新美术出版社,又在1956年公私合营中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王文秋与王希槐是江阴同乡,她在总工会做职工文艺工作,由她来编“通俗文艺丛书”,并把柯蓝的两册书列入丛书,都是顺理成章之事。后来,柯蓝响应党的号召,回湖南原籍深入生活,王文秋随丈夫到湖南,在文联任专职创作员。新时期调到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任会员工作部主任。她是美术科班出身,能画善书,也懂美术理论,编著《匈牙利艺术》,后与柯蓝合著长篇小说《蔺铁头红旗不倒》,合著长篇历史小说《风满潇湘》,后拍成电视连续剧《这一座高山》。按她生前遗嘱,所藏书画作品全部义卖,所得资金设立“柯蓝、王文秋文学艺术基金”,用于奖励优秀散文诗和国画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还设有“柯蓝文秋文库”,陈列他俩的手稿、著作等。这是王文秋与柯蓝为后人所做的善事,可谓功德无量。来源:藏书报